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

上回書既把安、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，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。卻說安老爺認定天理人情，拋卻功名富貴，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，掛冠不仕，要向海角天涯尋著那十三妹，報他這番恩義。若論十三妹，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、張老夫妻，又那個心裡不想答報他？只是沒作理會處。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，正合眾人的心事。當下商量定了，一面收拾行李，一面遣人過黃河去扣車輛。那時梁材也從京裡回來，只這幾個家人，又有張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幫著，人足敷用。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，這番去官，比起前番的上任，轉覺得興頭熱鬧。

話休煩瑣。那消幾日，都佈置停妥。安老爺本因告病，一向不曾出門，也不拜客辭行，擇了個長行日子，便渡黃北上。

於路無話。不則一日，到了離荏平四十里，下店打尖。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張姑娘來時住的那座店。安老爺飯罷，等著家人們吃飯，自己便踱出店外，看那些車夫吃飯。見他們一個個蹲在地下，吃了個狼飡虎咽，溝溝壕壕。老爺便合他們閒話，問道：「我們今日往荏平，從那裡岔道下去，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離荏平有多遠？」內中有兩個知道的，說道：「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，為甚麼打荏平岔道呢，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？要上二十八棵紅柳樹，打這裡就岔下去了，往前不遠，有個地方叫桐口，順著這桐口進去，斜半簽著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。到了那裡，打鄧家莊兒頭裡過去，就是青雲堡。青雲堡再走十來裡地，有個岔道口，出了岔道口，那就是荏平的大道了。打這裡去近哪，可就是這一頭兒沒車道，得騎牲口，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。」

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裡，看了看這座店，雖然窄些，也將就住下了。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：「太太，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，今日我們就這裡住下罷。」太太道：「再半站今日就到荏平了。到了荏平，老爺不是還有事去呢麼，為甚麼又耽擱半天的路程呢？」老爺道：「我正為不耽擱路程。我方才在外頭問了問，原來從這裡有條小路走著近便。我們今日歇半天，明日你們仍走大路，住荏平等我，我就從這裡小路走，幹我的去。」太太道：「罷呀，老爺可不要鬧了！聽起來，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。」老爺道：「太太，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唬怕了。要知人生在世，世界之大，除了這寸許的心地是塊平穩路，此外也沒有一步平穩的，只有認定了這條路走。至於禍福，有個天在，注定的禍避不來，非分的福求不到。那避禍的，縱讓千方百計的避開，莫認作自己乖覺，究竟立腳不穩，安身不牢；那求富的，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，莫認作可以僥倖，須知『飛的不高，跌的不重』。太太，你只看我同玉格，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，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，今竟何如？這豈是人力能為的？」

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理，便說：「既那樣，就多帶兩個人兒去。」張老聽了，說道：「親家太太放心，我跟你親家去，保妥當。」安老爺笑道：「怎麼敢驚動親家呢！此去我保不定耽擱一半天，家眷自然就在荏平住下聽信。親家，你自然照應家眷為是。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、隨緣兒，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，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麼！」說著，便吩咐家人們今日就在尖站住下。因又叫戴勤：「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，再僱三頭驢兒，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，我們就便衣便帽喬妝而往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戴勤笑道：「那短盤驢搭上個馬褥子倒騎得，那倚車子只怕老爺坐不來罷？」老爺道：「你莫管，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。」戴勤只得去僱小車合驢兒，心裡卻是納悶，說：「這是怎的個用意呢？」

一時，老爺又叫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來，問道：「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，你可記得他的生辰八字？他是幾歲上裹腳，幾歲上留頭，合他那一小兒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，你可想得一兩樁來？」

戴勤家的經這一問，一時倒蒙住了，想了想，才說：「奴才那位姑娘，今年算計著是十九歲，屬龍的，三月初三日生的，時辰奴才可記不准了。」他女兒接口道：「是辰時。那年給姑娘算命，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『辰』字是有講究的，叫甚麼甚麼地，甚麼一氣，這是個有錢使的命，還說將來再說個屬馬的姑爺，就合個甚麼論兒了，還要作一品夫人呢！」他媽也道：「不錯，這話有的。」因又說道：「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的腳，不怎麼那一雙好小腳兒呢。九歲上留的頭。」

隨緣兒媳婦又說道：「小時候奴才們跟著頑兒，姑娘可淘氣呀，最愛裝個爺們，弄個刀兒槍兒，誰知道後來都學會了呢。就怕怕作活。奴才老爺、太太常說：『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！』姑娘說的更好，說：『難道婆婆家是僱了人去作活不成？』奴才們背地裡還怙姑娘不害羞，姑娘說：『我不懂，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、婆婆，羞的是甚麼？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，你見誰提起爸爸、奶奶來也害羞來著？』」安老爺合太太聽了，點頭而笑，說：「卻也說得有理。」太太便問道：「老爺此時從那裡想起問這些閒話兒來？」張金鳳也接口道：「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？」老爺捋鬚笑道：「你娘兒們先不必急著問，橫豎不出三日，一定叫你們見著十三妹，如何？」張姑娘聽了，先就歡喜。

當晚無話。到了次日早起，張老、程相公依然同了一眾家人護了家眷北行，去到荏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。安老爺同了公子帶了戴勤、隨緣兒，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。安老爺上了小車，伸腿坐在一邊，那邊載上行李，前頭一個拉，後面一個推。安老爺從不曾坐過這東西，果然坐不慣，才走了幾步，兩條腿早溜下去了。戴勤笑道：「奴才昨日就回老爺說坐不慣的。」老爺也不禁大笑，及至坐好了，走了幾步，腿又溜下去，險些兒不曾閃下來。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：「這不行啊！不我把你老薩杭罷。」老爺不懂這句話，問：「怎麼叫『薩杭』？」戴勤說：「攏住點兒，他們就叫『煞上』。」老爺說：「很好，你就把我『薩杭』試試。」只見他把車放下，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彎柳桿子來，往老爺身旁一搭，把中間那彎弓兒的地方向車樑上一擡，老爺將身子往後一靠，果覺坐得安穩。公子背著彈弓，跨著驢兒，同兩個家丁便隨著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。

那時正是秋末初冬，小陽天氣。霜華在樹，朝日弄晴，雲斂山清，草枯人健。安老爺此時偷得閒身，倍覺胸中暢快。一路走著，只聽那推車的道：「好了，快到了。」老爺一望，只見前面有幾叢雜樹，一簇草房，心裡想道：「鄧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成？」說話間已到那裡。推車的把車落下，老爺問：「到了嗎？」他說：「那裡，才走了一半兒呀，這叫二十里鋪。」

老爺說：「既這樣，你為何歇下呢？」只聽他道：「我的老爺！這兩條腿兒的頭口，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頭口。那四條腿兒的頭口餓了，不會言語；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餓了，肚子先就不答應咧。吃點嗎兒再走。」隨緣兒是不准他吃。老爺聽了，道：「叫他們吃罷，吃了快些走。」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。只見兩個車夫、三個腳夫，每人要了一斤半面的薄餅，有的抹上點子生醬，捲上棵蔥；有的就蘸著那黃沙碗裡的鹽水爛蒜，吃了個滿口香甜。還在那裡讓著老爺，說：「你老也得一張罷？好齊整白面哪。」

須臾吃畢，車夫道：「這可走罷，管走得快了。」說著，推著車子，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。那柳葉還不曾落淨，遠遠看去，好似半林楓葉一般。公子騎著驢兒到跟前一瞧，原來那樹是綠樹葉，紅葉筋，因叫趕驢的在地下揀了兩片，自己送給老爺看。老爺看了，道：「這樹名叫作『檉柳』，又名『河柳』，別名『雨師』。《春秋》僖公元年『會於檉』的那個『檉』字，即此物也。」

閒話間，已到鄧家莊門首。老爺下車一看，好一座大莊院！只見周圍城磚砌牆，四角有四座更樓，中間廣梁大門，左右兩邊排列著那二十八棵紅柳樹，裡面房間高大，屋瓦鱗鱗，只是莊門緊閉不開。戴勤才要上前叫門，老爺連忙攔住，自己上前把那門輕輕敲了兩下。早聽見門裡看家的狗響聲響氣如惡豹一般頓著那鎖鏈子咬起來，緊接著就有人一面吆喝那狗，隔著門問道：「找誰呀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借問一聲，這裡可是鄧府上？開了門，我有句話說。」只聽那人道：「開門，得我言語一聲兒去。」那人去不多時，便聽得裡面開得鐵鎖響。莊門開處，走出一個人來，約有四十餘歲年紀，頭戴窄沿秋帽，穿一件元青縐綢棉襖，套著件青氈馬褂兒，身後還跟著兩三個笨漢。

那人見了安老爺，執手當胸拱了一拱，問道：「尊客何來？」

安老爺心想：「這一定是那褚一官了。」因問道：「足下上姓？這裡可是鄧九公府上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在下姓李。鄧九太爺便是敝東人，不在家裡，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。尊客如有甚麼書信，以至東西，只管交給我，萬無一失，五日後來取回信。倘一定有甚麼要緊的話得等著面說，我這裡付一面對牌，請到前街客寓裡住歇。那裡飯食、油燭、草料以至店錢，看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裡，敝東回來，自然有個地主之情；不然，那店裡也是公平交易，絕不相欺。」說到這裡，只聽莊門裡有人高聲叫說：「李二爺，發鑰匙開倉。」他這裡一面應著，一面聽老爺的回話。

老爺見訪鄧九公不著，只得又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有位姓褚的，我們見見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們這裡有三四個姓褚的呢，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？」老爺道：「這人，人稱他褚一官。」

那人道：「要找我們褚一爺麼，他老如今不在這裡住了，搬到東莊兒去了，請到東莊兒就找著了。」才說完，裡面又在那裡催說：「李二爺，等你開倉呢！」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，說：「請便罷，尊客。」老爺還要問話，他早回頭進去了。那兩三個笨漢見他進去，隨即把門關上。老爺只得隔著門又問了一聲，說：「這東莊兒在那裡？」裡邊應了一句說：「一直往東去。」說著，也走了。

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，原想著褚一官是華忠的妹夫，鄧九公是褚一官的師傅，且合十三妹有師弟之誼，因褚一官見鄧九公，因鄧九公見十三妹，再沒個不見著的。如今見褚、鄧二人都見不著，因向公子道：「怎生的這般不巧！又不知道東莊兒在那裡。」那安公子此時卻大非兩個月頭裡的安公子可比了，經了這場折磨，自己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，因說道：「一直往東去，逢人便問，還怕找不著東莊兒麼！」老爺笑道：「固是如此，難道一路問不著，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找文王去不成？」公子笑道：「再沒問不著的。」說著，跨上驢兒，跑到前頭。

只見過了鄧家莊，人煙漸少，那時正是收莊稼的時候，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煙，無處可問。走了裡許，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，村外一個大場院，堆著大高的糧食，一簇人像是在那裡揚場呢。喜得他一催驢兒，奔到跟前，便開口問道：「那裡是東莊兒啊？」只見那場院邊有三五個莊家坐著歇乏，內中一個年輕的轉問他道：「你是問道兒的嗎？」

公子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說：「問道兒，下驢來問啊！」公子聽了，這才下了驢。那少年道：「你要找東莊兒，一直的往西去就找著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東莊兒怎麼倒往西去呢？」內中一個老頭兒說道：「你何苦要他作甚麼！」因告訴公子道：「這裡沒個東莊兒，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，就是青雲堡，到那裡問去。」

公子得了這句話，上了驢兒又跑回來。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，問道：「問的有些意思沒有？」公子把幾乎上賺的話說了，老爺笑道：「這還算好，他到底說了個方向兒。你沒見長沮、桀溺待仲夫子的那番光景嗎？」說著，又往前走了一程，果見眼前有座大鎮店。

還不曾到那街口，早望見一個人扛著個被套，腰裡掖著根巴棍子劈面走來。公子這番不似前番了，下了驢，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，道：「借光，東莊兒在那邊兒？」那人正低了頭走，肩膀上行李又沉，走得滿頭大汗，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，倒嚇了一跳，站住抬頭一看，見是個向他問路的，他一面拉下手巾來擦汗，一面陪個笑兒道：「老鄉親，我也是個過路兒的。」說完，大岔步便走了。公子心裡說道：「原來離了家門口兒，問問路都是這等累贅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卻不要怪他，你這問法本叫作『問道於盲』。找個鋪戶人家問問罷。」說著，進了青雲堡那條街。只見街口有座小廟，豎著一根小小旗桿，那廟門掛一塊「三聖祠」的匾，卻是鎖著門。一進街來，南北對面都是些棧房店口，也有燒鍋、當舖、雜貨店面。

話休絮煩。一連問了幾處，都不知有這個東莊兒。一直的走出了這五里長街，只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，外面有幾個莊稼漢在那裡喝茶閒話。老爺說：「下來歇歇兒罷。」說著下了車，也到那灰台兒跟前坐下，隨緣兒便從腰間拿下茶葉口袋來，叫跑堂兒的沏了壺茶。老爺問那跑堂兒說：「你們這裡有個東莊兒麼？」那跑堂兒的見問，一手把開水壺擱在灰台兒上扶著，又把那胳膊圈過來，抱了那壺梁兒，歪著頭說道：「咱們這裡沒個東莊兒啊。」老爺說：「或者不在附近，也定不得？」跑堂兒指手畫腳的道：「不，啊，客人。你順著我的手瞧，西沿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村，這東邊兒的叫青村，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，那是黑家窩鋪。這往近了說，那道小河北邊的一帶大瓦房，那叫小鄧家莊兒，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鄧老爺子的房，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著，又叫作褚家莊。」說到這裡，老爺忙問道：「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？」跑堂兒說：「著哇，就是他。他是鏢行裡的。」安老爺向公子說道：「這才叫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』呢！原來只在眼前。他在西莊兒說話，又是他家的房子，自然就叫作東莊兒了。」公子聽了，忙著放下茶碗，說：「等我先去問他在家不在家，不要到了跟前又撲個空。」說著，也不騎牲口，帶了隨緣兒就去了。

一過北道，便遠遠望見褚家莊，雖不比那鄧家莊的氣概，只見一帶清水瓦房，虎皮石下剪白灰砌牆，當中一個高門樓的如意小門兒，安著兩扇黃油板門，門前也有幾株槐樹。兩座磚砌石蓋的平面馬台石，西邊馬台石上坐著個乾瘦老者，即是面西正東，看不見他的面目，懷中抱了一個孩子，又有個十七八歲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。離門約有一箭多遠，橫著一道溪河，河上架著個板橋。公子才走過橋，又見橋邊一個老頭子，守著一個筐子，叨著根短煙袋，蹲在河邊在那裡洗菜。公子等不得門，便先問了他一聲，說：「你可是褚家莊的？你們當家的在家裡沒有？」問了半日，他言也不答，頭也不回，只顧低了頭洗他的菜。隨緣兒一旁看不過，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，說：「喂，問你話呢！」他這才站起來，含著煙袋，笑嘻嘻的勾了勾頭。公子又問了他一句，他但指指耳朵，也不言語。公子道：「偏又是個聾子！」因大聲的喊道：「你們褚當家的在家裡沒有？」只見他把煙袋拿下來，指著口「啊啊」啊了兩聲，又搖了搖頭，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，真真「十啞九聾」，古語不謬！

不想公子這一喊，早驚動了馬台石上坐的那個人。只見他聽得這邊響，回頭望了一望，連忙把懷裡的孩子交給那村童抱了進去，又手遮日光向這邊一看，就匆匆的跑過來。相離不遠，只見他把手一拍，口裡說道：「可不是我家小爺！」公子正不解這人為何奔了過來，及至一聽聲音，才認出來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嬾嬾爹華忠！

原來華忠本是個胖子，只因半百之年經了這場大病，臉面消瘦，鬢髮蒼白，不但公子認不出他嬾嬾爹來，連隨緣兒都認不出他爸爸來了。一時彼此無心遇見，公子一把拉著嬾嬾爹，華忠才想起給公子請安，隨緣兒又哭著圍著他老子問長問短。華忠道：「咳，我這時候沒那麼大工夫合你訴家常啊！」

因問公子道：「我的爺！你怎麼直到如今還在這裡轉轉？我合你別了將近兩個月，我是沒一天放心。好容易扎掙起來，奔到這裡，問了問寄褚老一的那封信，他並不曾收到，端的是個甚麼原故？我的爺，你要把老爺的大事誤了，那可怎麼好！」

說著，急得搓手頓腳，滿臉流淚。

公子此時也不及從頭細說，便指給他看道：「你看，那廂茶館外面坐的不是老爺？」華忠道：「老爺怎麼也到了這裡？敢是進京引見？」公子道：「閒話休提。我且問你：褚一官在家也不？」華忠道：「他不在家，他這兩天忙呢。」因看了看太陽，說：「大約這早晚也就好回來了。大爺，你此時還問他作甚麼？」

公子道：「這話說也話長，你先見老爺去就知道了。」華忠便同公子飛奔而來。

於路不及閒談。到了跟前，老爺才瞧出是華忠，因說：「你從那裡來？」華忠早在那裡摘了帽子碰頭，說：「奴才華忠閃下奴才大爺，誤了老爺的事，奴才該死！只求老爺的家法！」

老爺道：「不必這樣，難道你願意害這場大病不成？起來。」華忠聽了，才帶上帽子爬起來。

卻說一旁坐著喝茶的那些人，那裡見過這等舉動？又是「老爺」「奴才」，又是磕頭禮拜，只道是知縣下鄉私訪來了，早嚇的一個個的溜開。跑堂兒的是怕耽誤了他的買賣，便向安老爺說：「我看這個地方兒屈尊你老，再，也不得說話。我這後院子後頭有個松棚兒，你老挪到後頭去好不好？」老爺正嫌嘈雜，公子聽得有個松棚兒，覺得雅致有趣，連說：「很好。」便留了戴勤看行

李，跟了老爺挪過後面去。

公子到那裡一看，那裡甚麼松棚兒！原來是四根破柳竿子支著，上面又橫搭了幾根竹竿兒，把那砍了來作柴火的帶葉松枝兒搭在上面晾著，就著遮了日暘兒，那就叫「松棚兒」。不覺得一笑，忙叫人取了馬褥子來，就地鋪好，爺兒兩個坐下。老爺便將公子在途中遭難的事大略說了幾句，把個華忠急得哭一陣叫一陣，又打著自己的腦袋罵一陣。老爺道：「此時是幸而無事了，你這等也無益。」因又把公子成親的事告訴他。他才擦了擦眼淚，給老爺、公子道喜，又問：「說的誰家姑娘？姑娘十幾？」老爺道：「且不能合你說這個。你且說你怎的又在此耽擱住了呢？」

華忠回道：「奴才自從送了奴才大爺起身，原想十天八天就好了，不想躺了將近一個月才起炕。奴才大爺給留的二十兩銀子是盤纏完了，幾件衣裳是當淨了，好容易扎掙得起來，拼湊了兩串來錢，奴才就僱了個短盤兒驢子，盤到他們這裡。」

他們看奴才這個樣兒，說給奴才作兩件衣裳好上路，打著後日一早起身。不想今日在這裡遇見老爺，也是天緣湊巧，不然一定差過去了。」

老爺道：「這裡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。他在家不在家？」華忠道：「他上縣城有事去了，說也就回來。」老爺說：「他不在家也罷，我們先到他家等他去，我要見他，有話說。」華忠聽了，口中雖是答應，臉上似乎露著有個為難的樣子。老爺道：「他既是你的至親，難道我們借個地方兒坐也不肯？你有甚麼為難的？」華忠道：「倒不是奴才為難，有句話奴才得先回明白了。他雖在這裡住家，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，是他丈人的。」老爺道：「你這話怎麼講？褚一官是你妹夫，他丈人豈不是你老子，怎麼他又有個丈人起來？」華忠聽了，自己也覺好笑，又說道：「這裡頭有個原故，原來奴才那個妹子倆月頭裡就死了，他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大爺在店裡商量給他寫信的那兩天。奴才也是到這裡才知道。」安公子聽了，便對安老爺道：「哦，這就無怪那日十三妹說他夫妻斷不能來了。」

老爺連連點頭，一面又往下聽華忠的話。他又道：「奴才這妹子死後，丟下一個小小子兒無人照管，便張羅著趕緊續弦。他有個師傅叫作鄧振彪，人稱他是鄧九公，是個有名的鏢客，褚一官一向跟他走鏢，就在他家同住。那鄧九公今年八十七歲，膝下無兒，止有個女兒，他因看著褚一官人還靠得，本領也去得，便許給他作了填房，招作女婿。這老頭子在西莊兒住家，因疼女兒，便把這東莊兒的房子給了褚一官，又給他立了產業，就成果起這分家來。那鄧九公一個月倒有二十天帶了他一個身邊人在女兒家住。這個人靠著有幾歲年紀，又掘又橫，又不講禮，又不容人說話，褚一官是怕得神出鬼入，只有他這個女兒降的住他。他這幾日正在這裡住著，每日到離此地不遠一座青雲山去，也不知甚麼勾當。據奴才看，好像有甚麼機密大事似的。那老頭子天天從山裡回來，不是垂涕抹淚，便是短歎長吁，一應人來客往他都不見，並且吩咐他家等閒的人不許讓進門來。如今老爺要到他家去，此刻正不差甚麼是那老頭子回來的時候，萬一他見了，說上兩句不知高低的話，奴才持不住。所以奴才在這裡為難。」

老爺聽了，也為起難來，說：「我找褚一官，正為找這姓鄧的說話。這便怎麼樣呢？」華忠道：「老爺找他有甚麼話說？」

老爺指著公子身上背的那張彈弓道：「我交還他這件東西，還訪一個人。」華忠道：「依奴才糊塗見識，老爺竟不必理那個瘋老頭子也罷了。此地也不好久坐，這條街上有幾座店口，奴才找處乾淨的請老爺歇息，竟等褚一官回來，奴才把他暗暗的約出來，老爺見了他，先問他個端的。請示老爺可使得？」

老爺道：「自然也要見見那褚一官。既然如此，就在這裡坐著等他罷，近便些。你倒是在那裡弄些吃的來，再弄碗乾淨茶來喝。」華忠忙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奴才這個續妹妹卻待奴才很親熱，竟像他哥哥一般，也因這上頭，他父親才肯留奴才住下。奴才如今就找他預備些點心茶水來。」說著一逕去了。

華忠去後，安老爺把他方才的話心中默默盤算：「據他說鄧九公那番光景，不知究竟是怎生一路人？他家又這等機密，不知究竟是何等一樁事？好叫人無從猜度。」正在那裡盤算著，只見華忠依然空著兩手回來。安老爺道：「難道他家就連一壺茶都不肯拿出來不成？」華忠忙答道：「有！有！奴才方才把這番話對奴才續妹子說了，他先就說，既是老爺的駕到了，況又是奴才的主兒，不比尋常人，豈有讓在外頭坐著的理？及至奴才說到那彈弓的話，他便說：『這更不必講了。』叫奴才快請老爺合奴才大爺到他家獻茶。他還說，便是他父親有甚話說，有他一面承管。既這樣，就請老爺、大爺賞他家個臉，過去坐坐。」安老爺聽了甚喜，便同了公子步行過去。兩個家人付了茶錢，連牲口車輛一並招護跟來。

卻說安老爺到了莊門，早見有兩個體面些的莊客迎出來。

見老爺各各打恭，口裡說：「二位當家的辛苦。」原來外省鄉居沒有那些「老爺」「爺」的稱呼，止稱作「當家的」，便如稱主人「東人」一樣。他這樣稱安老爺，也是個看主敬客的意思。揖無不答，老爺也還了個禮。

一進門來，只見極寬的一個院落，也有個門房，西邊一帶粉牆，四扇屏門。進了屏門便是一所四合房，三間正廳，三間倒廳，東西廂房，東北角上一個角門，兩間耳房，像是進裡面去的路徑。那莊客便讓老爺到西北角上那個角門裡兩間耳房坐定，他們也不在此相陪，便幹他的事去了。早有兩個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臉水、手巾、胰子，又是兩碗漱口水，放下；又去端出一個紫漆木盤，上面托著兩盞碗茶，餘外兩個折盅，還提著一壺開水。華忠一面倒茶，內中一個小小子叫他道：「大舅哇，我大爺叫你老倒完了茶進去一蕩呢。」說著，便將臉水等件帶去。一時華忠進去。老爺看那兩間屋子，葦席棚頂，白灰牆壁，也掛兩條字畫，也擺兩件陳設，不城不村，收拾得卻甚乾淨，因合公子道：「你看，倒是他們這等人家真個過過快樂。」正說著，華忠出來回道：「回老爺，奴才這續妹子要叩見老爺。」老爺道：「他父親、丈夫都不在家，我怎好見他？」

說話間，那褚家娘子已經進來。安老爺見了，才起身離坐。只見他家常打扮，穿條元青裙兒，單件月白襖兒，頭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環花朵，年紀約有三十光景，雖是半老佳人，只因是個初過門的新媳婦，還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膩。只聽他說道：「老爺請坐，小婦人是個鄉間女子，不會京城的規矩，行個怯禮兒罷。」說著，福了兩福便拜下去。老爺忙說：「不要行禮。」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揖。他回身又見了公子。安老爺便道：「我們是特地找褚一爺來說句話，倒驚動了。請進去歇著罷。」褚家娘子道：「我丈夫不在家，大約也就回來。老爺既是我這大哥的主人，也同我們的衣食父母一樣，我該當伺候的。並且還有一句話請老爺的示下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坐下好講話。」那褚家娘子那裡肯坐？安老爺讓再讓三，說：「大娘子，你不肯坐，我也只得站著陪談了。」還是華忠從旁說：「姑奶奶，既老爺這等吩咐，『恭敬不如從命』，你竟是伺候坐下，好說話。」他才搬了一張杌子，斜簽著坐了。便問老爺道：「我方才聽見我們這大哥說，老爺帶了一張彈弓到這裡，要訪一個人，我大膽問老爺，這彈弓從何而來？這要訪的又是個何等樣人呢？」

老爺見他問的不像無意閒談，開口便道：「我這彈弓是此地十三妹的東西，因我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，承這十三妹救了性命，贈給盤纏，又把這張彈弓借與他護送上路。我父子受他這等的好處，故此特地來親身送還他這張彈弓。又曉他合你尊翁鄧九公有師徒之誼，因此來找你們褚一爺引見九公，問明瞭那十三妹的門戶，好去謝他一謝。」

那褚家娘子聽了，道：「這事幸得我先見著老爺，老爺假如這等的問我家一官，管取他還摸不著頭腦呢！我也再不想這張彈弓竟在老爺手裡，只是可惜老爺來遲了一步，只怕這十三妹老爺見他不著了。」老爺忙問原故，只見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要說起這十三妹來，真真的算個奇人罕事！他從兩年前頭奉了他母親到這裡，誰也不得知他的來路，誰也不得知他的根由，他只說是逃荒來的。後來合我父親結了師徒。我父親見他母子無依，就要留他在家同住，他是執意不肯，在這東南青雲山崗兒上結了幾間茅屋，自己同了他母親住。」老爺聽了，便向公子道：「此『雲中相見』的這句詞兒所由來也。」

公子忙起身答應了一聲。又聽他往下說道：「我從作女孩兒的時候，合他兩個人往來最為親密，雖是這等親密，他的根底他可絕口不提。不想前幾天他這位老太太死了，我合父親商量，等他事情完了，這正好請他到家，我們作個長遠姐妹，將來就在此地給他找個好好的人家，又可當親戚走著，豈不好呢！誰想也遭了這樣大事，哀也不舉，靈也不守，孝也不穿，打算停靈七天，就在這

山中埋葬，葬後他便要遠走高飛。」

老爺詫異道：「他待後遠走高飛到那裡去？」褚家娘子道：「老爺可說麼！大約他走的這個原故，止有我父親知道，也是他母親死後他才說的。我父親把這事機密的了不得，不肯向人說，連我問著也是含含糊糊的。我這兩日聽那口風兒，看那神情兒，倒像不是件甚麼小事兒，也不知到底是甚麼因由。只是我想他究竟是個女孩兒，無論甚麼樣的本領，怎生般的智謀，這萬水千山，曉行夜住，一個女孩兒就有多少的難處！因此我勸了他這幾天，教他且莫急著就走，也等完了事，慢慢的商量一個萬全的打算，再走不遲。無奈說破了嘴，他也是百折不回。為甚麼方才我聽得老爺的駕到了，又說帶著張彈弓兒，我心裡可就一動。甚麼原故呢？因前日他母親死後，他忽然的告訴我父親，說他的張彈弓借給人用去了，早晚必送來，他如今要走，等不得；又交給我父親一塊硯台，說倘他走後有人送那彈弓來，把這硯台交那人帶去，把那彈弓就留在我家，作個記念。他也不曾說起老爺合少爺，更不曾提到途中相救的一個字。這硯台我父親交給我了，我卻斷想不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。如今恰好老爺、少爺都到了這裡，況且又受過他的好處，正要訪他，老爺是唸書作官的人，比我們總有韜略，怎麼得求求老爺想個方法見著他，留住了他，也是樁好事。不然，這等一個人，此番一去，知他怎麼個下落呢？可不心疼死人嗎！」

安老爺聽了這番話，正合了自己的心事，心裡說：「看不得這鄉間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談見識！前番我家得了一個媳婦張金鳳，是那等的深明大義；今番我遇見這褚家娘子，又是這等的通達人情。可見地靈人傑，何地無才！更不必定向錦衣玉食中去講那德言工貌了。」因又把他方才的話度量一番，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，心裡早已明白八九，只是此時不好說破。便對褚家娘子道：「大娘子怎生說到一個『求』字，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。如今就煩你少停引我見見尊翁，我二人商量個良策，定要把這樁事挽回轉來。」

褚家娘子聽了，連連搖手，說：「老爺，這不是主意。我這位老人家雖合他有師徒之分，只是他老人家上了幾歲年紀，又愛吃兩杯酒，性子又烈火轟雷似的，煞是不好說話。外加著這兩年有點子反老還童，一會兒價好鬧個小性兒。就這十三妹的這樁事，我好不容易勸得他活動些了，他老人家在旁邊兒又是甚麼『英雄』咧，『好漢』咧，『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』咧，說個不了，把那個越發鬧得回不得頭、下不來馬了。老爺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說，管保還是這套，甚而至於機密起來，還合老爺裝糊塗，說不認得十三妹呢。」老爺道：「若不仗尊翁作個線索，我縱有千言萬語，怎得說的到那十三妹跟前？」

那褚家娘子低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這樣罷，老爺要得合我父親說到一處，卻也有個法兒，只是屈尊老爺些。」老爺忙問：「怎樣？」褚家娘子道：「他老人家雖說是這等脾氣，卻是吃順不吃強，又愛戴個高帽兒。第一，最愛人贊一句，說是個英雄豪傑；第二，最喜歡人說這樣年紀怎的還得這樣精神飽滿，心思週到；第三卻難，他老人家酒量極大，不用講家裡，便是外面，交遍天下，總不曾遇見個對手的酒量，往往見人不會吃酒，便說這人沒出長兒，沒幹頭兒；只要遇著一個大量，合他老人家坐下說入了彀，大概那人說西山煤是白的，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是灰色的，說太陽從西邊兒出來，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從西南角兒出來。只是那有這等一個大酒量呢！老爺白想想，這難不難？」

老爺聽罷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這三樁事都在我身上。第一，據他的本領，本是個英雄，就贊揚他兩句也不是虛話；第二，論年紀，他比我長著幾乎一半子呢，我就作個前輩看待他，也很使得；第三尤其容易，據我這酒量，雖不曾合他同過席，大約也可以勉強奉陪。」褚家娘子聽了大喜，說：「果然如此，只怕這事有些指望了。」因又囑咐安老爺道：「只是我老人家少刻見了老爺，可難保得齊禮貌周全，還求老爺海量，耽待他個老；更切切不可提我方才說的這番話。」老爺道：「不消囑咐，既如此商定，豈但不提方才的話，並且連這彈弓也先不好提起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因吩咐先把彈弓收好。

正說著，褚一官也回來了。他本是個走江湖的人，甚麼不在行的？見了老爺也恭恭敬敬的請了安。他娘子便把安老爺的來意合方才這番話告訴了他。只見他口裡答應，心裡卻是忐忑。他娘子道：「你不必著忙，萬事有我呢。」褚一官道：「我不怕別的，他老人家是個老家兒，咱們作兒女的，順者為孝，怎麼說怎麼好。就是他老人家掄起那雙拳頭來，我可真吃不克化！」他娘子道：「也到不了那個場中。你在這裡伺候老爺，我預備點心去。」說著去了。

少時拿出點心粥湯來，老爺一腔的心事，不過同公子略吃了些，便揀下去。又問了問褚一官走過幾省，說了些那省的風土人情，論了些那省的山川形勝。正談得熱鬧，只聽得前面莊客嚷了一聲，道：「老爺子回來了！」褚一官聽了，發腳往外就跑，連那華忠也有些不得主意，兩個服侍的小小子嚇得蹤影全無。這正是：

非關猛虎山頭吼，早見群狐穴底藏。

要知那鄧九公回來見了安老爺怎的個開交，下回書交代。